# 論語稽

#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滌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煥中文藻 金匱丁福澄吉宦參校

## 八佾稽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按左傳鄭賂晉女樂二八呂氏春秋湯以女樂二八則古者以八人爲列故服虔謂六佾當爲四十八人四佾三十二人二佾十六人儀禮刪朱註刪一說人數同佾數則二佾四人何以爲列耶禘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服虔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自八已下降殺以兩季氏自文子武子平子悼子東桓子五世註疏云桓子者蓋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朱註孔子言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

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愚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二人不能爲樂以女樂二八之言證之人當爲八之誤）其衆萬於季氏則自平子（意知也）已然孰不可忍者蓋謂季氏無君之心即舞佾已見不待乾侯之逐也（漢書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則劉向亦作此意）八佾者天子之禮舞之佾用自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始（魯僭用禘禮見禮運問禘之說章）其羣公之廟未聞用之當仍爲六佾（清俊仲子當桓公母實惠公所寵之夫人其宮先未用六羽及隱公將遜位於桓考仲子之宮欲尊以夫人之禮乃問羽數於衆仲是時爲之定公問曾用羽隱公不知其數特以仲子之宮非太廟羽只欲疑之耳仲子一婦人並非諸侯衆仲又未言仲子當用何羽而隱公聞言之下遂用六羽蓋以婦人無將從夫之佾之義惠公諸侯也欲尊仲子爲夫人故取諸侯之羽也然則惠公廟用六羽矣惠公六羽而襄公之六羽可知矣襄公時當是季氏亦祭已所私立桓公之廟取其六佾之四以配己所有之四而成八佾而襄公廟祇餘其二然則八佾之僭始於是故劉向云然）季氏無禘且大夫四佾平子見周公廟八佾因亦加之己廟以爲觀美古人制禮一聲一容皆有意義季氏遂僭侈奪在他人亦遂僭視之而不知失其本心則何事不可爲見微知著防於未然惟聖人能燭其幾也（清俊廷曰三家所立桓公廟之廷也曰季氏者季友爲桓公之子莊公母弟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故世卿立於宗子之家以立宗言則稱季氏以氏族言則稱三家故本毛奇齡）

三家者以雍徹 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 按包注依詩毛傳辟爲諸侯公爲二王之後 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朱註 三家之堂 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愚按徹即有司徹也周天子正祭既畢則歌雍而徹其俎 按此蓋賓尸之時此儀則收俎升宗廟旅酬矣又按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 魯僭禮樂以文王爲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祭時遂用雍徹然已於天子辟公之義無取矣三家同出桓公 禮記有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云云 堂即三家所立桓公廟之堂 說見上章 三家不釋詩義但因魯之僭用而亦僭焉夫子即詩辭中字句以明之以見無此穆容何取此詩令其何復思之或可瞿然返耳 詞按禮仲尼燕居篇孔子言兩君相見之禮賓

出以衆證以天章之後從之際不与雜置禮記一書載孔門弟子所傳聞秦漢諸儒所述其禮樂制度大抵皆春秋時所現行及春所常用者其中或疑有制度出於戰國相傳之說記者取所見聞而記之遂謂禮當如是而不能辨別其是非其所載孔子之言又或出於師友所傳聞或出傳說故有關於以考見者固多而其誤聞者亦不少要當據理以去取之而已又春秋之世以禮樂為裝飾之物且以為大不敬者為厲於前不復辨此禮此樂之何以應用此程叔不拜尊及文王而拜處則之三諸人所以言大拜禮之間逆其類情所謂猶隨及象武以樹消輒亦必得人請於衆所相見用之亦假黨之一端記者不察而記人夫子之言耳吾謂非公只於又笑取所觀左氏傳於有樂賓祭用之以其宋之桑林亦可見其非禮矣凡前所記皆當以此觀權之又按象武奏維清撥羽案振旅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宋註子曰至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李氏曰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蔭按古者冠昏喪祭無一而不本於禮而有節而和又無一而不本於樂升降拜跪禮也樂即節宣此升降拜跪者也不仁者生理已絕安能節和 皆之實制而一無目而施板不合和矣

林放問禮之本 鄭曰林放魯人也 按放孔子弟子字子邱見闕里文獻考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

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鄭曰易簡也

朱註（林放至之本）放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不在是故以爲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禮至寧戚）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言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愚按奢者儀節之繁易者變除之次（易訓變易之易）儉者太羹元酒之眞意戚者擗踊哭泣之至性禮無儀節則失之野喪不變除則過於哀是故行禮於既獻酢之後有酧有旅不覺遂至賓主百拜居喪於既虞祔之後有練有祥不覺遂至以葛易麻由儉而漸奢由戚而漸易斯亦人情所必至特春秋時酬酢往來專尚繁文而臨喪不哀至原壤敢爲登木之歌宰我且發短喪之問則奢易而竟忘其本矣夫子既

大放之問又曰與其奢易寧儉戚者蓋有感於時俗之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朱註子曰至亡也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愚按夷狄雖文化未開然條教號令類能劃一蓋開闢較遲風俗醇樸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而非由勉强若諸夏則春秋時僭亂相尋弑逆迭見世道之淪胥極矣淸按此爲共和而治時言之也周厲無道國人逐之出居於彘周公召公共和而治故孔子言夷狄雖有君長而仍不免爲夷狄不如諸夏雖無君猶能自治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時仕季氏救猶止也皇疏鄭註周禮云旅非常祭也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朱註季氏旅林放乎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愚按周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國有大故而總祭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 據此則常祀者祀之地與期皆有定旅因國有故爾雅曰旅陳也陳其祈禱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鄭鍔曰旅如禹貢書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而祭則地與期皆無定季氏之旅殆亦有故耳夫子言此之時必猶未旅若已旅則成事不說何救之足云季氏媚神謂可希儻來之福然儻來福果可希乎林放人也猶知繁文縟節之無益曾是泰山之神而歆此不義之祀乎泰山之旅春秋未書意者因夫子之言而遂止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

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也

愚按大射儀司射命三耦射（三耦者射必以耦比耦之數三也司射命之射而後射）西面出次（出所立之位次也）揖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升時揖讓也卒射北面揖揖皆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今文作稅釋文曰說其拾束也按拾束必以前說者終之也）決（決猶闓也天子用象骨諸侯大夫士用象骨用骼射以右巨指鉤弦決乃著於右大指以鉤弦者也按決即今之搬指）拾（射韝也未射時謂之拾射時謂之遂拾者謂更也或取弓矢以見威儀之意也）襲（襲服也出而射射畢而服也）反位此下時揖讓也司射命設豐（豐在堂上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散奠於豐上（所以承觶似豆而卑）勝者袒（袒左衣也使右者吉凶事皆左袒惟受刑乃右袒）決遂（射韝也以朱為之以遂弦者也）執張弓（張弓弦而執之也）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左下卻向後也）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飲射爵者不勝者飲所罰之爵也）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交於階前

相揖適次拜弓襲反位此飲時揖讓也古者凡祭必先行射禮以擇士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與祭又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射乃古人進身之階不得不爭然爭之中仍不離禮樂之事君子者成德之名德之所以成正在此禮陶淑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或謂何得逸一句也惟此正如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之類皆逸詩按詩時則畫之取何法存疑其然先儒以爲非佩人詩也鄭曰文成章曰絢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朱註子夏至何謂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子曰至後素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

功（禮後乎至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

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愚按後素之訓朱註義長子貢天資高明子夏學問篤實雖有不同而及其知之

則一也凡古之言詩者類如此若泥於章句拘於詞詁皆不可與言詩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

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 文

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

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朱註（子曰至徵之矣）徵證也（此訓徵包義爲長）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

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愚按武王克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其始封之君曰東樓公）投殷之後於宋（武王滅殷武庚乃叛周公因而封之）

武庚於沫地及三叔監殷而畔乃滅武庚而封其地爲邶鄘衛三國微子啓殷之宋滅遷於荒野武王既滅殷遂封於宋有大祀則二王後皆來助祭　孔子本宋人時代相去太遠以周所因革而考二代之禮可以得其大略故曰吾能言之　即以夏小正殷時明堂位證考之授時觀象之法祭祀賓客之典任士作貢之官死喪飾終之具其散見於典冊者亦復不少　但其分封之子孫不能保守其祖宗之成法以至散亡　如周禮乃周之成書後世開元禮政和禮等書即是唐宋之成書也　故雖心通其意而不能代創一書以補其缺此不能不歸咎於文獻之無徵也　文如孔壁藏經之類獻如伏生口授尚書之類大抵經一番世變即多一番殘滅況古人簡策繁重皆寫刻甚不似後世紙墨之簡易又夏商鼎彝之銘勒不過數字至周乃有數百字之多由質而漸文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餘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皇疏謂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只從注解之禘諦也審諦昭穆也禘必以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合食於上未毀廟主之前王與配入太祖廟牢中以酒獻尸尸以灌於地以求神求神已而出堂列定昭穆則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鬱鬯者煮鬱金草取汁釀黑秬一秠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條鬯故呼爲鬯灌者一說於太祖基室前東向白茅藉地持鬯酒澆白茅上鄭注郊特牲周人尚臭者云灌鬯以圭璋酹鬯始獻神也又註祭統君執圭瓚灌尸章云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又註尚書大傳曰灌是獻尸尸

得獻乃以灌地是就祼不專指灌地或曰灌尸或曰灌神也

朱註（子曰至觀之矣）爲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方祭之始用鬱鬯酒灌地降神爲君臣當此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懈怠而無足觀

愚按禘有大祭之禘有時祭之禘周天子五年一祭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以始祖配之謂之禘夏殷於春夏之時祭亦謂之禘爲則以時祭之禘襲大禘之名祀周公於太廟（詳見下章）雜取四代之服器官而兼用之或降或殺取義紛淆（孔氏以爲遠祀僖公辨見下章）鬱鬯用黃目猶（朱子以爲灌後懈怠亦非確論）惟灌時（鬱鬯灌地降神始事也迎牲殺牲血腥朝事也於是薦熟俎三獻謂之饋食然後有加籩豆薦庶羞酳尸旅酬無算爵而後告利成）爲未僭耳（謹按王制天子諸侯之祭夏曰禘此時祭也天子諸侯皆行之者也周禮五年大祭之禘此天子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諸侯不得僭者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曰季夏六月不曰五年則是時祭也曰以禘禮蓋用大祭之禮也用大祭之禮而以時祭行之所以巧爲避飾也蓋禘也者古以爲夏祭之名周人以之名大祭遂改春夏祭曰祠禴而諸侯猶有相沿未改者如襄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也且大祭之禘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若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皆非始祖則凡此之禘亦猶行禘蓋將時祭之禘名而非五年大祭之禘也假即五年大祭則禘爲非禮夫子宜曰禘吾不欲觀而何

待既灌乎其不曰禘其不欲觀者以六月之禘義將時祭之禘也其曰既灌不欲觀者以其僭用大祭之禮樂各器而惟方祭之始灌地降神其器未僭也考明堂位論周公日牲用白牡牲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白牡殷牲也山罍夏尊也惟天子得備四代之器物將用之時已無牲用黃目黃目罍下之制非有所僭禘禮之行先用此器故此時可觀其僭則白牡山罍僭者紛矣故不欲觀　孔子仕於朝廟祭則有職守不能不入而助祭而委蛇不可緘默不能救正無術故言不欲觀以微見其意或疑使孔子仕爲宗伯當如何曰通事禘數使不過於禮僭不能則去位而已然不如先不爲宗伯之爲愈　蓋即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之意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朱註或問至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所當諱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

愚按禘之說聚訟久矣禮記自出之文鄭注爲感生帝而正義申之以爲感太微五帝之精至劉氏乃謂虞夏禘黃帝於顓頊之廟殷周禘嚳於后稷之廟宋神宗謂嚳禘其祖所自出此本祭法以

祭始祖所自出而言諸者也魯頌禘爲非禮明堂位以爲成魯祭統以爲康周公程子謂成王之賜與伯禽之受皆非劉意林陳止齊據呂覽謂惠公之世請於平王王不許而遂僭之然則非祖文宗武之遺而周衰世之法與曲縣繁纓之請同此辨成平禽惠之賜受諸僭以魯之僭用禘而言者也趙氏曰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孔穎達曰禮宜小者稱大者稱禘而祫稱者蓋人法天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說又見白虎通而本於禮緯稽命徵故鄭氏云然此論禘與祫之別者也鄭謂禘祭各就其廟而孔安國則曰毀廟非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許慎說文謂審諦昭穆故東觀漢記張純疑各就其廟之說以爲禘諦昭穆非卑之義何以言不合食朱子獨主趙伯循副記之義謂除始祖外不及群廟以爲祫祭乃及群廟此論禘之合食不合食者也王制祭統皆曰夏禘正義曰四時祭夏之祭一名禘此論時祭之禘與五年冬至之大禘異實而同名者也春秋書禘於莊公鄭氏獨主此說而不知莊公非始祖是時祭之禘非大禘也爾雅釋天禘大祭也正義曰圜丘祭天名爲禘按此即郊祭以始祖配之名但祭所一在圜丘一在始祖廟爲不同此以禘爲郊之一說也又春秋書大事公羊曰祫也左氏曰禘也孔疏曰祫即禘也此又混禘祫爲一者也胡氏傳引程氏曰禘其自出之帝東向之位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自出之帝則止於大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則又以天子諸侯分禘祫之名而明魯之所以有禘者特賜故也此又禘之一說也 大抵經無明文難以識綜兹難定論或人又不足以知此故孔子以不知答之然周人易春祭曰祠夏祭曰禴而以禘爲大祭五年冬至一行之以祭始祖所自出則周之禘惟以祭始祖所自出爲斷 禘從帝如瓜瓞之有根蒂然祫從合合者會合之義也 魯雖僭其禮樂而行以六月 明堂位 其後又四時行之無定期 閔之吉禘莊公以五月僖之禘太廟致哀姜以七月昭之禘武宮以二月禘襄公以九月定之禘僖公以十月 則魯之禘當以時祭僭大禘爲斷 謹按禘之說紛矣宋神宗謂審諦其祖所自出許慎謂審禘昭穆朱子謂禘不合食而祫合食孔氏謂禘亦合食馬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正義據爾雅以禘爲祭天而混於郊戴據春秋僖八年禘於大廟用

致夫人而請於周鄭氏注祭法及小記以爲祭天注詩烝以爲祭廟注郊特牲以爲當爲禘注祭統王制以爲夏殷之祭名秦漢以後復有感生帝之說魯之用禘禮記以爲廣魯於周公乃成王之賜呂覽以爲惠公請之平王千古聚訟莫衷一是今考大傳不王不禘祭法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郊特牲言春禘夏嘗祭統王制皆言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又左傳禘於武宮莊公襄公僖公皆非始祖廟又晉人云寡君未禘祀據此則禘乃以商時春夏時祭之名周人以禘爲大祭改春曰祠夏曰禴而習俗相沿有於時祭仍存之稱者此郊特牲祭統王制左傳之所言非皆實皆時祭也大傳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以始祖配之周人禘嚳而不聞有嚳廟稷禘於大廟是周人改作大祭而稱之義惟當從宋神宗趙伯循及朱子之說以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而始祖配之爲禘禘無合食之明文春秋文二年大事躋僖公亦無大事爲禘之明文則躋僖公非合食之確據以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之文推之則春秋所書之大事當是祫祭孔疏取義禮緯祫從合有合食之義是朱子謂不合食之說可從而孔安國之說不可廢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有明文是賈逵劉歆之說非也祭法郊禘分言郊以祭天則禘即非祭天矣且特以始祖配所自出郊以始祖配天矣然禘事是正義據鄭氏注祭統小記以禘爲祭天亦非矣若太廟而致夫人乃魯一時之變禮此不得引以爲禘之據也至於感生帝之說則注以後始有之不必辨也他若大小之說則禘以五年祫以三年禘之義在配始祖所自出祫之義在聚羣主合食則馬氏之說長於鄭氏也禮云不王不禘又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干祫及其高祖則天子禘祫諸侯祫而不禘大夫士省於君而後祫胡氏之說可據也以魯之僭用言之則成王伯禽皆賢者且皆君承周公之訓而無賜受之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則當據呂覽爲是惟呂覽言請郊不云請禘則魯之僭禘是否始於惠公有難臆斷者耳誠以謂僭始僖公據僖八年春秋也然此實因用致夫人而書而春秋於禘之無變故者皆不書則非僖始僭禘之確據且閔二年已禘莊公則其僭禘非一日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出周秦西漢諸儒之手而祭統明堂位仲尼燕居諸篇假託孔門再傳之弟子所記大抵取魯所現用之禮樂制度典章文物而張大其詞則又附會以夫子之言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當是魯之託詞不必實有其事然則魯之竊其禮樂僭大祭之制而仍以時祭行之乃爲飾避相沿既久乃託辭成王所賜以康周公於是明目張膽且用其樂享賓此兩君相見詞陳象武籥振羽之所以記獻降及後世私僭公室三家亦襲僭歌雍至公廟萬者二人而其衆乃萬於季氏謂非變本者加之厲哉大凡祖宗能庇蔭子孫與否亦視其名位之大小

故士祭二代大夫祭三代諸侯則五代惟王者最尊故可至七代九代今禘禮則又於七代九代之上追本求原祭始祖所自出譬之樹木根大則枝茂其蔭百尺其陰之廣亦必百尺王者由下溯上能探一本之原則由近及遠能指天下之掌故於天下如示諸掌指掌者非僅言其易亦有指知寸之意也天地祖宗自吾身推而上者也天下民物自吾身推而廣者也上為一層則下謂一層也如上推及父母旁謂使及兄弟上推及祖宗旁謂使及族姓都推及始祖所自出則上極其至故旁可推及民物說本蔡理齋

**祭如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孔曰祭神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

朱註祭如在至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子曰至如不祭　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愚按祭如在二句蓋古語記者引之先經以起例也說本陳普　祭必先散齊次致齊致齊之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如見其所為

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所以如在也（聘大夫於五世四世已上則不祭以辨容不可勢發故也）若祭外神卿大夫則不過五祀而已（五祀曰門曰行曰戶曰竈曰霤祭法增司命中霤為七祀）其功德皆切乎日用與人相近大抵祀人鬼之始創是事者立尸以象之既立尸尸則有飲有食此祭神所以亦如神在也凡此皆以己之精意逆鬼神之精意而報享之然後此祭為不虛若己不親祭而使他人攝之則精意不洽雖祭猶之未祭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正義曰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按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是賈為周王孫也杜疏以賈為靈王孫劉以為頃王孫梁玉繩以為康叔子王孫牟之後以王孫為氏非自周出仕也）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者執政者也欲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鄭曰奧西南隅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朱註（飛按至何謂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見月令）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子曰至禱也）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奧竈所能免乎

愚按奧竈之喻孔註與今從朱子奧在室之西南隅（奧竈有在廟者有在家者廟之室後有室其奧與在家者亦同廟以祖禰為主家之五祀人為主謹按毛奇齡考純邪說成五祀祭於廟之說駁朱註謂之非已辨之矣毛氏又謂家中之奧為男女燕褻之地此亦不可不辨攷爾雅釋宮古者有室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自半以後實之謂之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則朱註室西南隅其室正指此凡所謂適寢正寢外寢皆指此古人惟齊戒居之疾時居之有疾居之殯居者非亦在此五祀亦迎尸而祭於此者乎且則燕寢婦人居內寢不在此也何男女燕褻之有）凡祭五祀皆先設主於其所而迎尸灌以降神（如門則在大門戶則在室東之戶行在大門外設坎中霤在室之間承霤之下竈在竈陘）既降神乃迎尸入室居奧而行朝踐之禮（上古質樸同室而處竈與奧不相遠至周時始備文）竈非一所祭亦不一例（祭則設竈於廟門外東方以烹牛羊豕甸則於東房之東設竈以烹狗鄉飲酒又為爨於西牆以炊黍稷喪則陶人為垼於西牆下設水以沐尸此竈之不一所也因祭而祭竈則有常祭之禮其神一為饗爨宗婦祭之時器所謂燔柴於奧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此禮極簡乃祀先炊之神也一為黃帝者祭之即禮所謂設特牲三鼎三豕又制心肺肝為俎行禮時俱在廟祭尸卒食之後若夏月行竈之常祀則不在廟而在家其立尸滌地降神一如禮祭逆滌樂乃迎尸入室居奧面特牲之設調陳之陳俎之有心肺肝尸之時始時

設一如常儀於竈陘灌地降神因其用事之所求而報之也於奧迎尸設牲牢納之於常尊之處而享之也時人以謂奧雖虛位竈握事權尊其所當尊不若親其所當親故創爲媚之一說賈乃引以喻君與己而諷孔子以所媚故孔子據理以折之曰獲罪於天正見媚道之無所施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朱註子曰至從周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愚按郁古論語作㦽說文無郁字當作㦽有文章也從有㦽聲彡下注云㦽也郁蓋同聲之借周兼二代而損益之所以郁郁文盛 周世損益如井田一遵殷周亦助是法乎殷也學校一循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是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衍其外爲采衛之名建官則六卿亦做殷法而獨更其司空大宗之位論爵則班禄易以十二而隙時納貢則同述職則四朝爲六年而數言試功不異宗廟雖有三廟二宗之殊其爲七廟也則雖有七作九嬪之別北爲五家同也迎尸或以時迎或以事而或以受親其爲三加同也毋論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著其爲親迎同也務老或兼享或兼食莫非別年之心也禘祖或附禰或附與莫非求神之意也凡此之一事一物如于禮閣室所載莫不

參夏殷而損用之所謂監於二代也

子入大廟包曰太廟周公廟也按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朱註子入至是禮也此蓋孔子始仕時入而助祭也

愚按學問之道知行并進然必既行乃為真知夫子少時以乘田委吏入襄日執事之役則先祭一日必習禮樂必省器此時初入太廟安得不問若既為司寇奉犬牲又當正祭之日則奏假無言豈有遂一一諮詢之事乎鄹人子者如文九年經書許人又如傳稱新梁人仲叔於奚之類非有所譏特夫子是時年尚少名位未顯故係以父邑而曰鄹人之子耳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按此本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賓賢能既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實五官聲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悖不中不害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蓋[illegible]射禮[illegible]既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德而和爲德之本射以別行而容爲行之本射不主皮而主皮爲射之末射之文欲比禮而和容爲禮之末射之節欲比樂而興舞爲樂之末皆射之一耑也馬說周禮鵠曰天子諸侯鄉大夫士皆[illegible]而皆發乘矢乘矢者四矢也皆有樂以爲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者也天子騶虞九節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四節以射三節以聽鄉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奏也內志正而節比於樂是謂和外體直而容比於禮是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爲主謂以皮爲之是謂主皮乘矢皆稱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是謂禮樂交作而謂之和容備是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爲升降酬爵之事是謂興舞又按保氏養國子以道則教之六藝其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賈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據此則非是射貫侯之法蓋保氏之教是國子國子常在君側於射爲轄故有貫侯講式者卿大夫鄉老所貢之賢能則來自田間除鄉射外即是大射不可以講儀貢之故詞射西河毛氏曰中鵠揚觶復公則釋獲乘則不與是只期中侯不必其皆革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按古者公旬有三日二日一日之科用民之力取其實而任之者輕也

朱註子曰至道也射不主皮鄉射禮文按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謂其容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禮射勝不勝皆

三番射主皮之射則不勝者降矣 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嘆之按程伊川解此章言古者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謂古人取善之周也

愚按朱註以爲孔子解禮之意義長但主皮當訓中非訓貫革也力如内有力不足也之力雖不能力以力假仁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者兩不必補七札徒六鈞而後謂之力也以材能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皇疏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太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用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按月令出呂覽名秦法或云月令之書當是夏小正零斷而損益爲書但今亡不可致耳

朱註子貢至餼羊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特腥致曾餼業乃牢之熟者餼乃牢之生者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故云此後有不告朔者書不書故定哀時不書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至其禮禮廢羊存猶得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愚按周禮太史掌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詔者告也居門終月鄭注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正朔者三代殊宜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離二十四氣不易而数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月有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東行青道立秋秋分西行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世月不在四立而常在二分下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從道以月入八日與不從八日得陰陽之正乎故也然古人不知地亦每日一旋以為日月皆旋運而地不動故有九道之目今以泰西法致之日不動而地每日自旋一周期年則地繞日一周而月又繞地以三十日為一周則地旋運而月附地旋從人自地上觀日月每覺日先月遲故朔字從屰屰者逆也常者地旋月也此朔字之義蓋必明時而後授歷授歷而後民知趨事赴功也左傳龍見而畢火見而致用是也諸侯奉王正朔以治其民不可無告朔之禮告者告於廟故用生牲此牲不殺不薦孰但如聘禮享客之餼餘米而已告朔既畢然後出而聽治懸月令於象魏使鄉遂皆奉行之謂之親朔亦日聽朔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

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則告朔與視朔固兩事也魯文六年始不告朔蓋以閏月無關布政遂併而廢之其後又因疾而廢（視與告雖兩事然不視朔亦必不告矣）則並不當廢者而亦廢矣故春秋書之以譏其始子貢非有位於朝者特以清議爲循名責實之言耳然正朔不講則太史氏之書必因而失墜矣孔子所以惜之（試觀漢與叔孫通無所據依僅本秦之正朔與[illegible]而定漢禮可知羊存而禮存所關者大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朱註（子曰至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禮非有所加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明禮之當然

愚按禮者制定之禮也盡者盡其所當盡也三代時君臣之禮雖不若後世之尊卑懸絕然其分亦甚嚴降至春秋君弱臣强事君者多不盡禮而反以盡禮者爲諂可以觀世變矣（此只言當時風俗大約如此以孔子言之如拜下侍食君召不俟駕之類悉本禮經而時人習於驕亢反加非議此歸震川所謂蚍蜉撼樹不自量力者也） 清按孔子循禮故盡其所當盡而自平等平權之心理觀之則覺其太過故以爲諂降及漢代叔孫通制朝儀而皇帝遂尊無二上平等平權之心理萌芽於是乎絕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註定公主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清按春秋之言君臣春秋時天王大君臣爲天下之共主然不自治而分土以封諸侯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國中有天子之臣有卿大夫之食采故公卿大夫於其家臣家臣亦得稱君以臨之其陪臣附庸皆不足之天下故天子亦以君臨之與秦漢以後異秦漢以後尊一王之法故君愈尊而臣愈卑春秋則惟身仕於有國有家者乃謂之臣有公臣有私臣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寇讎也明太祖以其言爲太過是不知古今君臣之有異而以今制論古人也禮者事之節文忠者心之誠篤君上臣下譬之樹木其上有枝葉以庇下則下竭精液以供上若枝葉不能庇其本根則本根亦漸即澆瀉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註謂各欲自盡尹氏謂使以禮則事以忠此對定公言之尹氏識長清按事君者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非

若奴隸之供服役也故君必使之以禮而臣亦必忠於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皇疏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遂生非議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辨之也按史遷及魯詩韓詩皆明周衰道闕睢作乃刺亂之詩皇所謂非議者其即此歟 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逑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

朱註子曰至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關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和樂雖盛而不失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也

愚按以詩詞言之朱註是也然聖人凡言詩皆意在言外不專指其詞此言不淫不傷者正謂合樂三終用之鄉飲鄉射燕禮奏關雎之章於宗廟朝廷之上取義

在哀窈窕思賢才見君相之求賢如此其亟琴瑟鼓鐘以樂之而不爲流淫寤寐反側以求之而不使沉淪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若就文王太姒言之則成瀆者亦能說其義何待聖人以意逆志而後得之哉（宜參看關雎之亂章）

哀公問社 鄭曰主田主謂社也（陸德明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也包周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以爲宗廟主者據公羊傳文公二年虞主用栗杜預何休引此爲證）於宰我（馬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字子我魯人）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曰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 遂事不諫 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 既往不咎 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究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愼其後

朱註（哀公至戰栗）戰栗恐懼貌宰我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至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

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以深責之欲使識其後也

愚按古者國中之社不一惟軍社乃以戮人祭法王社曰大社曰王社諸侯曰國社曰侯社大夫曰置社又有勝國之社曰亳社曰薄社自姓之社曰鄭社曰毛社王者出軍有軍社其巡狩之法前朝後市右社稷左宗廟若戮人則在市不在社惟出軍乃戮於軍社而書不用命戮於社者軍社也周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又曰大司寇涖戮於社然乃隨軍所置軍罷則廢既無常地則何樹栗之有況以松以柏以栗尚書大傳尚有以梓以槐之文禮稽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云云若以明堂位魯兼用四代之服器皆述之如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凡數十事大略皆世代遞變好尚不同之事社木亦是類耳三代之木所以不同者亦一時好尚而然社即今之社公俗謂土地神今則作小廟古以受天陽不爲廟但作抗樹之以木而已哀公之問不過如經疑之稽古我居言語科豈有妄對其歷述夏殷均無溢辭獨於用栗下綴此一語者蓋有慨於魯之積弱民無所畏懼請侯如國人苦曰以外敵女公子公徒釋甲執冰而踞之類隨事進言欲哀公治亂國用重典也其意朝祈宋人遺講之萬藏規其狀議如劉熙釋名之因物附意然魯之君民積久難返宰我雖爲是言亦無可補救而封建有領茅分土之典章立國有類造宗禘攻說之關係見周禮春官大祝曾祭名皆置不論且其解

又必入於申韓者流以法術刑名爲務故夫子言事已成則不說已遂則不諫已往則不咎蓋深慨魯君民之非口舌可挽而又責宰我之言出而不可復收也不說者不得家語而言從之不違者不能逐事而諫正之以宰我責言之失而言既往不咎者深責宰我戒其已往勉其將來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何曰言其器量小也皇疏管仲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爲管仲 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皇疏三歸者管仲娶三國之女爲諸侯一娶三國大國之女爲正夫人夫人之姪娣而夫人來爲媵又二小國之女亦來爲媵又各有姪娣大夫婚不越豈但於一國娶三女一爲正二爲姪娣俱是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焉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大夫則官不備相攝行事管仲家臣其官不兼攝此非儉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知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


開明印書館刊印

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皇疏樹塞門謂立屏以障蔽門別內外禮天子諸侯并有之以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爲之諸侯近故內屏於路門之內爲之今照壁即是也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不得施於門正當庭前之位耳仲以大夫亦效諸侯設於門故云亦樹塞門兩君相見於廟飲燕時有坫築土於兩楹之間行獻酬時更相酌畢反其爵於坫上謂之反坫大夫則無今管氏有之則不知禮也

朱註子曰至小哉器小言其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或曰至焉得儉皆言其侈然則至不知禮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湝按器之大小以喻德器之所容受管仲當時功業烜赫衆論方以爲天下之大器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故夫子辨之夫子意中必如伊尹太公之流乃得爲大或人平日亦必以仲爲大器者故聞夫子之言而曲以儉與知禮爲仲解三歸者管仲藏貨財之所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湝按三歸之說不一國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蓋三取女也漢書公孫宏曰管仲相齊取三歸地理志自矜時管仲取三歸此取三姓女之說也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說本國策此臺名之說也[illegible]國策以取三姓女而名其臺此亦女臺之說也武億以爲府庫之稱引韓非晏子之說及管子三歸爲藏貨之證蓋藏之府而築臺此由臺而變其說者也張澍以爲采地名其名蓋取歸三不歸之意此又地名之說也然攷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以三歸澤及子孫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史記亦稱管氏亦有三

[illegible]官事不攝者家老與采邑之宰各守執事不相兼攝也此其奢侈之處正因器小而然若器大則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有所以長守富貴者矣塞門反坫註疏之說已詳當時群侯[illegible]塞門反坫之[illegible]仲亦[illegible]是耳[illegible]其事[illegible]其文者異然自等成宜之大夫之[illegible]不當有此此其僭竊之處亦因器小而然若器大則謙尊而光當在禮意不在儀文矣按管仲[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仲亦非奢[illegible]者特以[illegible]持守不久則已[illegible]而其功業亦[illegible]一器小之稱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鄭曰始作謂金奏翕變動貌何曰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鄭曰從之八音皆作何曰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皦如也鄭曰皦如清別之貌

閩刷印書館刊印

何曰言其音節分明 繹如也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 以成何曰縱之以純如皦
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

朱註下請至以成 翕合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宜各自爲音而莫相屬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愚按韶夏皆九成武護皆六成言一成而諸成不異也此大師不必[illegible]之者謂其聲之分合抑揚疾徐高下也翕如以當升歌三終純如以當笙入三終皦如以當間歌三終繹如以當合樂三終以成者工告樂備矣[illegible]也皦者玉石之白其明也純者不雜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說始之翕於將言如也以成言其終始之合純皦繹乃成耳

儀封人請見 鄭曰儀衛下邑封人官名 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illegible]

言何患夫子聖德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言
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朱註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
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也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或曰木鐸所以徇道路言天使
夫子失位而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
愚按周官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蓋四人分掌四封八人為之貳此儀封人蓋
中士也夫子去魯司寇而適衛入儀之初故封人得請見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
人以木鐸徇於路封人所言蓋即所掌封疆之事以喻夫子之不得安於位者如
木鐸之徇道路以為教所也喪者出亡在外之名封人之意蓋謂得見孔子而天方將用之天既公孔子於天下而將即不得而私有之所以然
者蓋由天下之無道已久無道則民生其間無路可行觀介孔子以振昏聵可消其教於天下而天下之人莫不便身與孔子接而親睹其行此乃天啓二三子意或不平而不知天正使孔子惓惓然風振天下之人得以親睹其教如木鐸之徇


開明印書館刊印

封人之言即出諸辭以見之從者然則此封人者於道術者鮮則天之以夫子爲木鐸者不可知不錄而夫子之所以爲天者亦未嘗不可通諸而知也其所見固非常人可及而夫子一見之遐致其推許如是其德容之盛亦迴出尋思擬議外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

朱註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愚按此亦因所值之時世不同而然古昔王制樂皆同其樂德樂功然時令各殊如舜承堯因人以爲舜武代商討則有所乃之不得文王則樂也然得守以勝

不能使天下四海無怨不服此亦無可如何者也蓋人由天定有幸有不幸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全就此說當時失德之君也

朱註子曰至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愚按爲禮敬臨喪哀人人所當然朱註是也然是說切中時弊今從之居上者爲人之坊表下之人所觀感而取法者也不寬不敬不哀則中不誠而外之邪僻相尋其弊將無所不至而流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尙何觀之足云



開明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八佾稽第三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奠中文徵金縣于濬達吉宜參校

## 里仁稽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朱註子曰至得知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

愚按仁謂有孝友睦婣任恤之風者也習俗移人不可不愼故仁則可處孟母三遷孟子卒業擇里而不處仁是無識也故不得爲知鄭知之統即處仁之驗不仁則不可一朝居朝歌勝母聖賢不入況可處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

驕佚仁者安仁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皇疏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約貧困也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約斯濫而爲盜故不可久處也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富貴必驕溢

朱註子曰至利仁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愚按仁者生生不息之理也不仁則生理已絕故處境無一而可使之長貧困日趨於下使之久富亦因有知足不至殄滅無遺育而不止若仁者則渾然具此生生不息之理其日用動靜無非此理之發見任天而行無所往而不適故曰安仁若知者雖不能渾然於仁而虛靈不昧識見過人深知此理爲身心性命之原如殖貨然日積而月累之故曰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朱註子曰至惡人 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愚按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惟仁者不失其性故不失其好惡又按常人好惡不出則害無斜操風化之權者在上者好一人而天下爲惡一人而天下懼其動之機至微而其成爲風俗有一作而莫禦者此孟子所謂不仁者不可在高位不仁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者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朱註子曰至惡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愚按爲善爲惡止此一念人特患志不定耳一朝志定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善與惡不並域而居也心誠在仁則此時卽渾然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惡於何有按無惡猶志之當下言之朱註以事言非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

違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雖急遽偃仆不違於仁鄭曰造次倉卒也

朱註下同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惡成名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惡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愚按常人之情好富貴而惡貧賤不知富貴貧賤皆外來之物其權操之於人君子惟知修己而已修己者養其固有之良而不役志於儻來之物此所以能成其德也終食無違以處常言造次顛沛以處變言合常變以觀之而君子之存養可知

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孔曰難復加也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曰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優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有能為仁者但我未見也

朱註 子曰至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至不足者 為仁在己欲之則是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 蓋有至見也 人之氣質不同疑有此昏弱之甚欲

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蓋我因循玩忽優柔寡斷皆仁之累也有是二者其好惡必不眞若好惡果眞則剛健之力自生夫子言我未見剛者或以申棖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此正仁字反面故眞能好仁惡不仁則必能自力於仁果一日自力於仁則力所能用者皆仁又何不足之有其皆有之而未見正以見力不足者之絕少使用力者無可諉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勿責之按同此黨字宋人作此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皇疏過猶失也人之失各有何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爲其失不能責則非失者責之當罪其類役之不求備於一人則此觀過之人有仁心殷仲堪曰人之過各由性類不同直者以改邪爲失頭在寧恕仁者以惻隱爲誤過在容非是以觀仁過觀其仁可知

朱註子曰黨類也仁矣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愚按唐已前本人作民故孔註皇疏依民字辨之唐諱民改經民字作人宋因之此程子尹氏之解所以皆依殷說也然民亦人也仁者人之生生不已之理而大中至正者也過者失乎中也於過中觀仁尤易見仁如玉之有瑕木之有蠹瑕蠹者玉與木之病而即瑕蠹以求之而玉與木之美惡見矣日月苟無剝蝕五星苟無陵犯步天者亦孰從而測之依仁孔註皇疏指觀者言不若殷氏尹氏指有過者言義長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按何氏解道爲天下有道之道今不從

朱註子曰至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愚按道非別有一物若大路然日日所行者是也然明明有一路於此而行之者東走西趨絕不知路之所在生如醉夢死亦昏昏誠不如朝聞夕死則舉世以來尚有一日之清明死亦無憾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皇疏李充曰覩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

朱註 子曰至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愚按衣食者生民之大端也農工商賈則惟衣食是謀亦既爲士則士之所志大矣志在道中而衣食亦不在道外美惡特寄焉者耳若恥惡而欲美則美惡之心競不必形之言色而趨向已歧矣故曰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鄭曰莫無所貪慕也

何曰言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唯義之所在也 邢疏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親也 [illegible]宋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宋大中祥符間[illegible]論語正義十卷

朱註 子曰至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愚按適從之適[illegible]也莫從日在茻中即旦暮之莫日莫則不行 猶按[illegible]會其[illegible]也勿也不可也者不行之類也

比朱註訓從然比爲从之反向背爲从向陰爲比意實有別此謂君子周而不比之比惟所比者義故成其爲君子耳行與不行二者皆不可膠執惟比於義則得其有常故行不行無可無不可

**子曰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也**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

朱註子曰至懷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

愚按德與土反懷德者欲心有所得懷土者求身之所安刑與惠反懷刑者畏公法懷惠者感私恩苟安則不求心得感恩則不畏公法爲君子者必守法度爲小人者易受籠絡故夫子對勘言之

**子曰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孔曰取怨之道

朱註子曰至多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開明印書館刊印

愚按利者凡有便宜之事皆是放說文訓逐將弓弄將安放是也譬如一路人人所共由若獨據其寬而令人皆處其狹安得不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何曰言不難也 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皇疏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人懷讓心則國易治不能以禮爲國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惟利是恤何暇言禮

朱注 子曰至禮何 讓者禮之實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愚按孔子爲國不外乎禮 說見子奚不爲政章 而凡禮之行皆有讓存焉如吉凶賓嘉 冠昏喪祭朝聘會享飲射 之類禮也其間之升降揖遜拜跪以示讓也是舍讓無以行禮也古聖王以八柄馭下非私名無以馭人而名與利者爭之端也故制爲禮而行之以讓以範天下之馳驅而納之於軌物若無其實而徒有其文雖修身齊家且不能況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何曰求善道而學

行之則人知己也

朱註（子曰至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愚按今人平居侈談經濟動以不見用於時爲慨及至事權旣屬動涉張皇手足無措此不求立不求可知之病也學者可不勉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皇疏道孔子之道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註（子曰至唯）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故應之速而無疑（子出至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爲物各得其所曾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愚按道猶路也譬之五都之市千巷萬衢其間必有一通衢以爲之經聖人由此通衢行之則四通八達學者迷於歧徑則倀倀乎無所之故夫子爲曾子揭之如云路雖多歧我此路一以通之云爾曾子不日固已步步體認忽聞此語知路當如是而行故應之速 子出者泉謂是夫子適曾子而告之非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特敬業樂群必有其地內外亦必有別夫子之宮必別有以居群弟子者講畢而出其宿也門人不必曾子之門人即群弟子之相切磋者也 忠恕合人己言之而本末分焉 譬之九數忠猶實也恕猶法也果知法實則百千萬億只歸此九章而盡括之 此即一貫之旨也 濟按忠者中心以盡己恕者如心以接人人生除盡己接人外更無別路而人與己一切事宜實不外中心如心之理凡中心如心仍是一心不過己與人之別耳曾子言此正以明一貫之旨非借以曉人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孔曰喻猶曉也

朱註 子曰至於利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矣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愚按義者凡事理之當然者皆是也利者凡有以便吾身者皆是也喻者人所不

知而已獨知之也按義中有利利中有義君子喻義知義之於食猶之於飲上不顧宗社下不顧子孫中不顧九族叉情一往而爽禦者只爲此心必如是而後安及至見之行事則綱常名教特此一人維持而千秋萬世之人亦爲之感泣歌泣非所喻在義何以如此若小人非不聰明非不學問非不知有禮義非不知明有國法幽有鬼神而偏然不顧者則以此心只知自私自便故其行事假借以飢饑亂大局心腸手段刻得殘忍同己者引之背己者除之一切無所忌憚非所喻在利何以至此此章兩喻字是聖人捅下針砭爲君子小人分出聖狂之關人禽之界學者不可不察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苞氏曰省視也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

朱註子曰至省也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愚按凡人日日所見之人情狀所見不必今人也即讀書稽古所見往昔之人皆是非賢即不賢特淺不加察以爲無與於己耳若君子則隨地隨人皆引以自鏡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章意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集說諫父不從或至十數只不敢辭己之勞以恐於親也呂與叔曰諫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勞其心力耶形神俱竭亦所不怨也

朱註子曰至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裡幾微也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愚按事君有犯無隱則諫宜直諫事親有隱無犯則諫宜幾諫又敬不違者恐己之誠有未至故復起敬起孝以格親心若終不納諫則號泣而隨之雖形神俱敝亦所不怨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皇疏曲禮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父母憂

朱註子曰至有方遠遊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按儀禮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愚按古無游民古者國異政家殊俗凡出遊者自卿大夫士至庶民必有節以達之有傳以過之關官求節凡邦國之使節有虎節人節龍節符節璽節旌節之不同皆有期以反節是有傳以職之節達於天下無節

者有禁則不還散若寇也是遠遊非可以當往者無節傳則所往之國納之國士或當時法令所在者無驗法不似今世之無業遊民奔走海內而莫或禁之也況父母在則必供朝夕視膳之職若遠遊而無所投之田不耕且有夫和之制甘旨又何所出乎

或出仕或從學而還適他國或有故而暫往國中近處然後有游親在則皆必有方

衡按細味此章在子孫或見鄰人有無限繫戀之意蓋與父母之年事看重父母之生子以古者壯有室論之則在二十以外即以今人論之亦在成童以後然後知必相長乃能父能教令父母得上壽中壽其最長亦不過二三十年否則十數年耳多爲一日之遊即少盡一日之養況壽夭生死本屬無常倘遠遊者之和樂無累木之孫遲而有方則急足遞返何得於鄰舍時一訣遊遊則勢有不及遊而無方則信無可通彼無不得承舍身不得親附身附棺儀無憾乎一自高堂之別遂抱終天之恨不孝之罪百身何贖及至聞訃歸來不過呼號哭泣而已則令愾悲愴貽於父母所未了之事未了之願一切了之以慰先靈而抒心自問畢生其可無憾乎故可已則已其處家貧窮衣難謀不能不出求生計以供甘旨則非有方不可然究不如不遊之爲得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朱註下曰至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重出也

愚按此與學而篇文同而缺二句蓋弟子各記所聞故有詳略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曰見其壽考則喜

見其衰老則懼也

朱註（子曰至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忱自有不能已者

愚按人即至愚斷無不知親年者特以妻子之縈事君之熱中遂知之而若忘耳若心念其年則喜懼交迫於中矣夫子故爲人子警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按何晏集解本作古者言之不妄出也）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皇疏李充曰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朱註（子曰至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愚按言字與躬字對看出字與逮字對看因恐不逮故不出其所以不出者正恥心未泯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朱註子曰至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爲儉約

愚按約者放之反收束也言而約則不煩動而約則不躁用而約則不費即有蹉跌亦不過其矣按老氏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一生得力在此兵法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亦此意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鄭曰言欲難

朱註子曰至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愚按訥與敏者遲速之分而已欲者君子刻刻存於心而於言行之間見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何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皇疏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按此說今不從

朱註子曰至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以從之如居之有鄰



同明印書館刊印

也

愚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修德者少故若形其孤立然人性皆善天之道也雲從龍而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德既爲人心天理之所同則同聲同氣終必有起而應求者故夫子云然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孔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

朱註子曰至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數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

愚按數者煩瑣之謂五倫之中有天合有人合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朋友人合也夫婦之合人而兼天者也父子兄弟夫婦在家庭之間雖煩瑣而不覺若君與

友則生觖矣故不可自取疏辱以忠義之過而反受君子之責也按古人若伍子胥之諫夫差范增示玦不應又請誅劉近世若東林諸君子之事皆屬情可已而不已者而其害且不止於辱與疏君子蓋惜之而亦不無所憾也　濟按專制時代君權過重固諫不聽每至取辱子游故言此以戒之蓋春秋時雖君主專制然合則留不合則去非若後世之諫不行言不聽而猶以死殉之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里仁稽第四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葆中文香余姚子漸瑞吉宜參校

## 公冶稽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家語曰名萇齊人孔甯曰名芝字子長史記曰齊人字子長按邢疏家語作志長字子在隱錄姑幕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姑幕縣屬齊姑乃齊地宜從家語爲齊人 姓公冶其先主國君之冶故以爲氏 名長按以子謂南容子賤例之長當是字 縲黑索也絏攣也按說文無縲絏字隆祐明本皆石經並作纍作紲者避唐太宗諱也段姑曰纍紲纍也紲攣也 所以拘罪人也集解論釋云公冶長從衛返魯至垂閒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有老嫗當道哭其子出不反長曰向聞鳥語云云恐是鳥見老嫗往集得死兒村司曰長不殺兒何緣知之遂長付獄主推殺兒狀長曰解鳥語不殺人在獄六十日聞雀雀噴噴唶唶白蓮水邊有車覆黍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主遣視果然乃釋長其又解豕及燕語云云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



開明印書館刊印

廢言見任用也 皇疏姓南宮名縚又名适

朱註 子謂公冶長其子妻之 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蓋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兄之子妻之 南容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敬叔也且通見家語一名縚是適已有二名左傳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未聞又云仲孫閲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檀弓曰南宮敬叔以必載寶而朝若而人豈肯不廢於有道之邦者然則敬叔之與子容截然二人矣說本朱彝尊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二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古者四夷之人多能通鳥獸語者如左傳記是生三檮昔用之矣介葛盧聞牛鳴而知之長亦猶是也 又按金樓子有鄭傳記楊宣爲西河守行縣聞群雀鳴曰前有覆車粟此雀呼群往食之果然則其術古今並有之焉足怪也 罪本當作辠從自從辛 自鼻辜也 辛乃坐辜之罪者罪之從网從非者乃秦始皇以罪代辠因承用之 适之與縚一人也子容其字古人字必與名相合适史記作括省括而釋之義縚家語作韜以韜納矢容者之也字義相類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其人也若閔之爲說南字不通（清按詩我躬不閱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引作不說）其諡爲敬叔自是孟懿子兄（說本夏宗萬）此乃敬叔而朝之人與誦白圭者同以南宮爲氏（古者由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有因其宮以辨其氏者故有北宮南宮之氏非必同居一宮之謂也）而記者無以別異之故相混也（即如春秋傳文誤以成南人虞人不達嫁姑從嫁之疑因未合諸三師之說爲參互以證之一經例知參照互證時所教者陸德明之學乎）此兄之子以孟皮早卒撫之則年與夫子不甚逆溯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則容與敬叔相校容之年或有長於敬叔者但同受業於夫子故家語史記誤合爲一人惟史記本未云卽敬叔且又不紀容年則實案隱遂合家語之誤（按家語子容初見錄孔子兄子有孔忠者與宓子賤皆仕然則不止兄之有女而已孔氏凡附見）昏姻之道今人尙門戶觀孔子妻長與适而後知榮辱之故正不係此

子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九歲）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宋注子謂子賤取斯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然按子賤蓋出宓犧之後名不齊字曰賤也說苑紀其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史記曰子賤反命於夫子曰此國有賢於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眾路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而所友者十二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然則子賤固君子也惟君子能取君子故單父之人凡爲其附史胥徒之屬亦莫非君子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視取者何如耳若使魯無君子則子賤雖賢亦安所取之而化民成俗乎注謂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乃專就子賤之成就己德而言今以說苑史記家語所載之實爲單父任人言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是器用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集注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誤也然夏殷各一名及周器所名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簠簋盛黍稷俱容斗二升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朱註子貢至瑚璉也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愚按器亦多矣子貢不爲非瑚璉而爲殷瑚夏璉則其容受之量甚可知而聖人雖進誘諸子其稱切而不諛亦可見矣按子貢當其之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使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存持人莫而不能惟聖人猶當相魯衛安危千金發於齊魯周旋之間乃若子貢哉我兩人正在其處辨其有絕人之才智若非學問於聖門必如儀秦縱橫之流亦所聞殺多豬也歟才就範以成瑚璉之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仲弓孔子家語云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

朱註或曰至不佞佞口才也仲弓爲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至用佞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之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愚按春秋時以多能多聞爲聖以口才之美者爲佞自夫子不敢居聖孟子以大而化之言聖而聖乃爲神明不測之號自夫子惡夫佞者而佞乃爲不美之名此古今訓詁之不同也或言仁而不佞蓋謂仲弓固長者而惜其少口才（如不有祝鮀之佞佞亦以口才之美言又如古人自稱曰不佞猶不才也皆同）故夫子辨之曰焉用佞禦人者恃口給以禦人耳心不如是徒以口取一時之捷而如是人不勝其口則口雖屈而心實憎之若仲弓者我雖未知其中之誠僞何如然古人詞氣祇此已足見其人又焉用佞哉再言焉用佞正謂反覆於始終得失之際皆不用佞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曰開弟子也漆彫姓（按何晏集解本雕作彫）開名少孔子十一歲）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說（鄭曰喜其志道深也（自識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當審曰如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夫子說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祿也））

朱註（子使之仕子說）漆雕開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

吾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注按史記云漆雕開字子開鄭曰魯人家語曰蔡人字子若按論語敘事之例[illegible]有若[illegible]記所以[illegible]則開其字也漢藝文志作漆彫啓[illegible]又史記作[illegible]人也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王曰未得斯者之意故曰未能信也說苑孔子謂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爵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據賭說自以朱世爲長使仕者使之出仕也斯者可仕之理也自信其可仕出仕可也若先不敢自信何可遽求仕乎開能如此則其志不在小就而所造必遠大矣夫子所以說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筏一作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孔曰喜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


商務印書館刊印

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朱註子曰至取材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愚按夫子一則欲居九夷再則曰道不行乘桴浮海蓋道者人所共行之路華夏之人既捨此路而不行意者海外蠻狄之國有可行之者乎此雖無可如何之想然果能如此則斯道不致廢墜故子路聞之而喜惟其時海外諸邦未通中國浮海一事不能實行故夫子既嘉子路之勇於任事而又惜其材無取用之所也材者木之斷所城川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孔曰賦兵賦也鄭曰賦

軍賦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邑也凡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宰家臣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朱註（孟武至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故以不知答之（又問至仁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求也至仁也）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至仁也）赤姓公西字子華

愚按仁者心之德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外才也聖人因材施教不以才混德亦不因德廢才世人混德與才爲一事故武伯問三子之仁其實亦問三子之才耳然三子者未嘗全無仁特日月至焉不能遽定故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第言其才若仲弓顏子則有德而後發見爲才矣（淸按本章末章十室之邑周頌以明自塞此曰千室之邑爲邑大小觀室多寡而非周禮四井爲邑之邑也孟子曰男子生而）



開明印書館刊印

知爲之有室鞍三十日狀有寃光遠嘉升堂入室左傳靈室以行分子齊之室室者內宅即家也在野曰廬在邑曰室千室者居民千家之大邑也千乘百乘說見道千乘之國章百乘之家卿大夫之家也邑宰治邑家宰治家公私宮如武城中都中本宮公冀父樸公邑費郈等則私邑家宰不治邑如子路冉有仲弓皆曾為季氏宰是也東帶立朝與賓客言如子產叔向之流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孔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欲以慰子貢心 皇疏秦道賓曰爾雅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弗如也

朱註 對曰至知二 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也 子曰晃如也 胡氏曰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

愚按一之與十與二譬之於水聞一知十語其一派而知其源流之全也聞一知二則僅知其對岸者也又譬之於樹聞一知十語以一枝而知其根柢之全也聞一知二則僅能推之彼一枝者也先言弗如者許其自知之明也又言吾與女弗

如者夫子自言己與子貢皆不如也

宰予晝寢　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鄭曰寢臥息也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曰朽腐也彫（按何晏集解本雕作彫）彫琢刻畫也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王曰杇（按集解本杇作圬）墁也二者喩雖施功猶不成　於予與何誅　孔曰誅責也今我何當責於女乎深責之辭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予晝寢也

朱註（宰予至何誅）晝寢謂當晝而寐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至改是）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愚按晝寢謂當晝而在寢室也（謹按朱註爲晝寐古人寐在寢室寢室之謂於朱亦合引韓氏以晝爲畫寢未免改經不可從）古人晝居於內可問其疾則無疾自當出而親師取友若俾晝作夜則其志氣昏惰不足有爲可知予欲短喪而以食稻衣錦爲安史記又載其爲臨淄大夫被田常之禍以夷其族

雖不必據此以定其人疑與一問職由自當時之辨欲得夫子一言正之彼稱一事春秋不載索隱謂闞止字子我爲陳恒所殺或以字同而誤傳然只此晝寢一事已屬土木形骸矣故夫子就土木不可彫圬者危言以深警之宰予在聖門居言語科而其行乃不相侔如此夫子又嚴辨人言之不可輕聽蓋爲天下萬世維持流弊非僅責宰予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鄭曰剛謂彊志不屈撓或對曰申棖包曰申棖魯人也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潘維城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王肅注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續乃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黨宰之節無申棠之欲則棖棠一人詩侯戰平當分淺棠當作棖棖棠聲皆相近非由轉寫之誤古文俗謂同辨家語申續蓋續如庚與棠音亦不近今本史記作續則轉寫誤也拜經日記曰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根之誤繚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棠止申繚一人以當申棠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則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誤因學紀聞察七發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又續字之誤漢堂雜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棠詩讀家讀爲根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續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注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棠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無疑以棖堂聲相近小同耳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包以棖爲魯人者論語撰考云魯有申氏申繚申棖是也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孔曰慾多情慾也

朱註（子曰至得剛）剛堅强不屈之意最爲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欲多嗜欲則不得爲剛謝氏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愚按剛與慾其迹相似其實相反或人以根有堅强之氣故舉以當剛者不知慾則不免於私私心有毫髮未淨或存功名之見則不能無所搖奪或挾意氣而行則必至有所屈撓而剛德有憾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朱註（子曰至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愚按推己及人言之似易行之實難以有人已之見存也不欲加欲無加者本心自計之辭子貢所言亦謂其欲如此耳非謂已能及之也夫子言非女所及亦就子貢言時勉之耳非謂終不可及也勉而企之漸近自然亦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何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何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朱註子貢至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愚按文章性道本屬一貫然文章有迹象可尋有程式可考性道則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必工夫純熟而後自然解悟故云得聞不得聞非夫子秘之而至是乃語子貢也 宋以後陸王之學便是專提出性道强以語人夫子却始終不語 即如詩書執禮子所雅言論語二十篇隨事指點此文章之可聞也若性道則子思作中庸雖多引夫子之言然不過以鳶飛魚躍無聲無臭喻其微妙究無迹象可指此性道之不可得聞也 潛按朱註於文章威儀文辭點之是也於性既曰天理於天道又曰天理自然之本體則混矣性從生從心人心之所生也道從辵從首猶路也天道者如不知棋局經道之道蓋既有天即有陰陽什月迭運雷風相薄寒暑播則否剝極必復以爲無定而若有可憑以爲有定而屈伸消長孰爲爲之執令致之又無可稽考以天之運行者而言也其運行之見於上者如黃道黑道赤道是也其運行之在於下者即吉凶禍福之道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是也性者人心之所生天道者天之所運行此不可以一理字混之者也理從里從玉乃玉之有文理者性有性之理天道有天道之理不可相溷設參諸緯候則贊稍毛奇齡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愚按唯恐有聞正以形容其心之迫切有聞必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曰孔文子衞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朱註（子貢至文也）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愚按孔悝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然其人於倫紀之間帷薄不脩觀渾良夫之通於其妻（圉之妻即蒯聵之姊）而太叔遺之再娶其女（即孔姞）皆三尺童子所羞稱故子貢疑其人不足謚爲文夫子則就文論文故取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以許之殆亦善善從長之意歟（按成子夢康叔謂己已立元矣將使嬖孫圉輔之及靈公元既立以文子爲上卿其後佐侯之令從衞侯伐鮮虞之役隨士鞅率師其人蓋長於應對辭令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註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也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愚按子産者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子國於襄十年爲盜所殺 魯襄公八年見左傳 鄭人侵蔡而鄭人皆喜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是時爲鄭簡公元年 十九年爲鄭卿 鄭簡公十二年子展子西帥國人殺子孔而子展當國 三十年執政 鄭簡公二十三年子皮授之政又按襄二十九年子展卒子皮即位今子皮以授子產 歷仕鄭簡定二公凡相鄭二十二年卒於魯昭公二十年 鄭定公八年按史記載子產卒於鄭聲公五年則事簡定獻聲四公執政四十餘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氏 其於晉當悼平昭頃定五世於楚當共康郟敖靈平五君周旋兩大之間戎馬交爭鄭恃之以爲安危其行己恭事上敬則謙謙君子也其養民惠使民義則良相也故孔子稱美之 謝按靜邑稱於子羽爲裨諶之子皮以及不毀鄉校行所善而改所惡行己恭也服仕二君未聞失禮子皮欲以家爲之而行則以不敢頭子而如晉面爲寓常上敬也 初來執政之始三年而有誦辭之興皆太叔稱其用猛而民鮮死夫子以爲古之遺愛民惠也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使民義也 見襄三十三十一年昭二十年左傳 黃陶菴曰子產者數時之相也參王霸而用之

去其邱賦（昭公四年）刑書（昭公六年）之失即可進於王無其秉禮守義之心亦可流於霸不王

不霸之間其子產之自處乎（或有夫子兄事子產之說謹按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歲是時始適周問禮於老子前此未嘗至鄭子產於是年亦卒孔子實未嘗見子產兄事之說不足據）

蓋亦春秋已來一人而已（請按子產事參看憲問篇爲命章）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生烈曰（謹按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燉煌人魏博士侍中以漢有周氏舊例故各本或著生烈名以別）之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朱註（子曰晏敬之）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愚按晏嬰字平仲齊之萊維人父名弱謚桓嬰爲人博聞強記節儉力行固春秋之賢大夫也（按晏嬰仕靈莊景三公父喪貫衰草屨見衣食薄齊國之士待其舉而火者五百餘家而身自奉養者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祭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濯而不免於流俗踐與己之更與宅而毀之其事已麗而待人甚亦可見矣而其事皆用事約謙讓材力有限不能大有爲然承靈莊大亂之後與民休息其爲人和易亦賢者也）凡人初結納時

本相敬禮迨至水乳相融朝夕親暱始則輟文簡略漸乃媟狎詼戲不久而召凶

終隙末之歎矣平仲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鄭曰蔡國君之守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

山節藻梲 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鄭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何如其知也 孔曰非時人謂以爲智

朱註 子曰至知也 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智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智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愚按辰公子彄曾孫也 彄故世本云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氏臧謚法云道德博聞曰文 文仲事魯莊閔僖時知柳下惠之賢而猶文仲當時以智稱人以爲聖人故謚曰文其實博聞則有之道德則文仲不足當也 禮器曰家不寶龜 禮器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言有所辟也按此見私家藏龜爲私器 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爲蔡家語曰臧

氏有守龜（家語漆彫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按此見龜爲臧氏所守）左傳武仲爲季氏所逐奔邾自邾如防使其子爲納大蔡請立後（在襄廿三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在昭二十五年）又明堂位封父龜與大璜大弓並爲成王賜魯之器（又有崇鼎貫鼎越棘）又春秋於寶玉大弓皆稱竊得（按此以明堂位與春秋互證見龜與弓玉皆天子賜魯之公器）據此則蔡卽大蔡卽封父龜乃天子之龜而賜魯爲宗器者（惟以家不藏龜之義臧氏不應有龜卽有之亦不敢致於魯以請立後此蓋是魯之國寶然得之龜可考者惟封父龜實卽是此以地名之則曰蔡以所得之人名之則曰封父龜也）臧氏初爲魯君守此龜其後三家僭侈各據魯之宗器爲已有（謂寶大弓寶玉若爲季氏之私器則其偷其得春秋不必書且大弓見明堂位是亦天子之弓而賜魯者寶玉則大璜此三家分魯器之證或謂寶玉大弓竊之魯君然在魯君所則陽虎不得竊之矣）臧氏遂據之（謂按武仲奔防納蔡求後蓋以其爲國寶而納辭以請也若臧氏私器則非所應矣春秋不書蓋寶玉大弓竊在陽虎而蔡則自防納之防將已家出境故不書也）山節藻梲天子廟飾（見明堂位云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故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門反諸孔子以爲不知禮正以其僭天子之禮也）臧辰竊僭以飾廟而龜藏於廟其臧之之所適在此（謂按臧與寶藏玉璧於廟中家所爲寶兆左傳作虛器皆未嘗爲室據此則居蔡以祠而非如祀稗之必述者也臧文仲及孔譏北後可知斷不至仿天子之廟飾居一卜筮之器而僭飾廟微則三家僭是知山節藻梲當爲臧氏廟飾而非別殺蔡之室也設象毛奇齡）蓋以二物有山有草於龜爲近也（如漢世之寶鼎左纛是也）夫子因時人推文仲之知故就

其生平一事論之皆其不違於勸善懲淫之旨而胥儕修之罪不得謂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鄭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曰文子避惡逆欲去無道求有道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

朱註子張務仁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春秋傳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忠盛矣

故子張疑其仁然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也崔子至得仁崔子名杼齊君莊公名光莊公淫於崔杼之妻崔杼射而殺之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什孫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清矣然未知其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未免怨悔也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懋按三仕三已濟按兪蔭甫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子文又爲令尹而終於位也其再歸位在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全謝山曰子上死鬬有薦臣之變使子文在位豈得謂忠子上之後大孫伯嬴之譏嬴又繼之則子文再起當在成嬴之後黃式三曰左傳既言其卒時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三已必四仕此事蓋不可考然鬬且廷曰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毛奇齡夫論語稽曰子文三爲令尹而有慍色實子虛說朝不及夕則三仕三已之說由來舊矣榮辱在君己不能操其柄也無喜無慍則視富貴爲儻來物舊政告新令尹則己無得失之念而惟以身體國子文誠可謂忠矣然而楚以蠻夷猾夏實子文所贊助觀夫子許管仲以仁則知其必不許子文矣若陳文子者僅潔其身不與崔慶同逆其後欲得慶氏百車之木謂可慎守其與棄十乘之時已如兩人濟按十乘朱註四十匹以古者每甸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也洪頤俞氏閻氏

違以開方法定文子采地不知百乘之家千乘之國以出車之數言之故以地計乘有馬十乘以自言之馬言之如夏耳適弁桓公事之有馬二十乘適宋襄公賜之以馬二十乘之類此非計地而出者也及至厚施賈國則是又一崔子矣夫子許其淸亦就此而論之未知焉得仁者言二子尚未得爲智焉得爲仁也淸按子文之忠忠於所營務夏之國是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也陳文子之淸僅不與崔氏淸逆考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文子出奔二十七年卽有弭兵之論則不二年而復與崔杼同朝是始知崔氏之惡而終昧故爲不知也此皆智者所不爲爾謂仁者爲之乎故曰未智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按鄭氏此註謂文子舉事寡過未必有三思之術古人用三思皆作美辭與鄭註同然朱義較長

朱註季文至可矣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春秋傳文公六年杜注曰聞晉侯疾也既而晉襄公果卒按事雖有預爲之備在禮記之末章文子此事幷無可議春秋書法亦無貶辭此朱子誤引也斯謂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善矣然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愚謂文子於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無過舉矣然宣公篡立乃不能討而爲之使齊納賂我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

愚按文子生平蓋禍福利害之計太明故其美惡兩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以其術而書

成宣公之篡則大本已失而又斥莒僕之賓以奪其權賂齊侯於會以固其位及宣公患其專擅襄仲之子歸父謀去季氏文子惡之以計逐東門氏蓋始終以私意爲事者也而且懼晉人之討則盟於赤棘納齊人之賂則會於平州以啓如之諂而拘於齊師於是有鄟之盟以蓋同之實而毀於汶河於是有鞌之師雖婁之歸以舞齊姜則斷始以成婚渭濟之備用之宗婦則無禮必自及是也以其美者而賞與晉伐鄭而嘆之侮欲事楚而挽之晉欲歸田而責之齊欲討郢而止之齊强不朝而知齊侯之不免齊衰不敬而識齊侯之必亡賦韓奕之章穆姜嘆其致女歌采蘩之什晉伯拜其勤勞而且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相三君矣而家無私積故其卒也大夫入斂宰庀家器爲葬備可不謂忠乎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過爲謹慎然其流弊將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若孝義節烈之士雖天分學力兼而有之而臨時要必有自折不回之氣而後可成古今來以一轉念之誤而抱恨終身者多矣如南宋文天祥陸秀夫明史可法諸公者能有幾人此章再思三思界限甚大分際甚明讀者不可忽也

子曰甯武子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孫綽曰人情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韜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而神以成名者易去智以保性者難也

朱註子曰至及也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按毛奇齡考春秋傳以爲武子在衛成公三年

猶見棄書則未仕文公也此其智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左傳晉文公重耳出亡衞不禮焉及國伐衞執衞侯公弟叔武入守衞侯反國前驅歂犬射殺叔武大夫元咺訴之於晉及對獄殺士榮刖鍼莊子以甯俞忠而免之執衞侯歸於京師從之甯俞賂醫衍薄其酖而免得僖公爲請於王而釋衞侯反國是其事也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愚按上章論季文子之知此章論甯武子之愚正可兩兩互勘大凡烈士殉國孝子殉親皆必有百折不回之氣而後成當其不知有性命不知有身家一往直前無所顧忌有似乎愚及其至性至情動天地泣鬼神人乃以爲不可及而不知所不可及者即在此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之一念乎武子仕衞進不求達退不避難在見幾而作之士不免從旁竊笑而卒各行其是以保其身而濟其國此夫子所以歎羨之也謹按衞文成二君皆不得爲有道而亦未得大無道此言道無道當以衞成公時國之安定危亂言之有道則知無道則愚乃當時自此論夫子言可及不可及蓋以斟酌時人也又按甯元孫以此章爲子家羈不能令昭公復國而發可備一說事見昭公二十五年以権左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朱註子在至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愚按在陳思歸朱註義長 史記以為季康子召冉求時非也孔子自陳遷蔡有受也事皆有實從及之稱先以子夏又申以冉有見首篇世家稍下然則此時以道不行而思歸耳史記所云不可據 蓋守先待後乃孔子生平大端則歸念之動所係正自不小 謹按釋文曰作簡子鄭讀作狂對孟子作狂猥說文無習字蹶作猥猥與狷相近翁式三曰斐然成章言文辭之條理分明也說文斐正為文分別其文為斐詩韓奕傳曰毀文制衣也毛奇齡曰夫子所歸欲求之退由之兼人師高之過不及是也 狂簡進取與有

所不爲者也以其有文理而少裁制故欲歸而裁之淸按魯門人未從孔子出遊者如曾晳曾參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有若顏路商瞿漆雕開漆雕哆有若公西華顏辛冉孺冉季商澤公夏首公堅定秦商申棖顏之僕榮旂縣成左人郢秦非施之常顏噲步叔乘樂欬叔仲會顏何狄黑公西輿又公治長史記作齊人家語作魯人公伯寮蓋以爲非孔子弟子其從孔子出遊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冉有子路顏高又巫馬期史記亦作魯人其非魯人而從出遊者子貢子游子夏子張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也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立淸按嫡長曰伯庶長曰孟皇謂伯夷大而庶誤也

宋註子曰至用希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愚按舊惡毛奇齡以爲夙怨義長當從之夷齊古之賢人其與有夙怨者必有惡行者也夷齊之淸雖周武猶不如其意似難與之相處矣然惡惡雖嚴而中無城府所以人不怨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 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朱註子曰至與之 高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愚按高之爲人 古說多以微生高即尾生與女子期於梁者然魯又有微生畝則微生固魯之著姓不必以微尾字通用謂即尾生也且彼以信聞此以直聞直與信固兩義未容牽合又按微尾通者爲戰學尾 蓋委曲要譽好名而不知義者而世俗耳目見證父攘羊如楚之直躬倘侈美譏其以高爲直亦是類也夫子明其不得爲直所以維名義之正 又按此鈞見人饑羸因探他人之食以贈之而世以爲俠義者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太史 匿怨而友其人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註子曰至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者

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

愚按此左丘明非作春秋傳者作春秋傳者爲左氏於夫子卒後尚有傳而史記家語弟子列傳皆無之疑是諸弟子之門人此左丘明夫子稱其姓名詳度夫子之於諸弟子若回賜師商予由柴參皆直稱其名不舉姓也至如對哀公康子稱顏回好學則對外人言之不舉其姓恐人不知且哀公康子君大夫也其間皆稱孔子對則更與尋常人不同至如孝哉閔子騫乃時人皆稱之辭夫子躡之下一句乃夫子之言故皆非此例而自稱名以附之是必於夫子爲前輩恥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心難以自間即公論有所難逃縱使人不議論亦自抱慚一世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鄭曰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曰自無稱己之善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安也

朱註子路至無憾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顏淵至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

有功〔子路至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顏淵至懷之〕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哉亞於浩然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乎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

愚按子路顏淵言志皆曰願願者留以有待非謂巳能之也車馬衣裘〔衣毛奇齡讀如字衣與裘並二物義長可從〕與朋友共有物我無間之意勿伐勿施有功成身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然此皆作意爲之夫子則隨人隨事當前即是因物付物而無一物不得其所蓋舉老少朋友三者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在其中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者也

子曰巳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巳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愚按訟者對獄也凡對獄兩造皆求必勝有過而自訟則攻之訐之不留餘力務求勝之而後已過於何有大抵人之有過不患不能見特患不之訟不見己過患昧者流耳不自訟其過則委靡不振甘心下流矣已矣乎者歎時人見過不訟者之多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朱註子曰至學也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愚按室即家也不必果有十家之邑極言其少以見忠信之易有也按古者生聚未蕃左傳都城不過百

雉大都參國之一則國之雉僅三百耳中五之一爲六十雉小九之一爲三十一雉矣此三十一雉之城且不逮今之一堡一集居民有幾況列國紛爭民多流亡乎則十室之邑雖亦有之蓋忠信者知能之良人所同具故窮鄉僻壤亦或有之特爲習俗所蔽有是質而不知好學故無所成耳

論語稽　公冶稽第五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